

欵未請鈐用

國寶以昭誠信要三帥刻日書諾初六日耆帥入城先按其所請各欵逐一照覆稍稍駁詰之英人不可又聞壽春鎮兵之至也謀先發以制之初八日戌刻夷舟突張紅旗旋分兵安設大炮于鍾山上山在城之東北俯瞰全城牛督初以議撫不謀扼險而守遂爲所踞揚言詰朝攻城牛督亟遣人止之初九日三帥遣侍衛咸齡江甯藩司黃恩形甯紹台道鹿澤長同張喜等前詣下關夷船上告以所請各欵業已据情代奏俟奉到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七

上覽而憤甚以其奏示樞臣是時滿首揆攬機務謂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无尺寸之效勦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于計爲便上亦久厭兵而幾幸外夷之一悔禍也爰排廷臣之議而許之惟福州係省會之地飭以泉州換給所請鈐用

國寶之處著易以該大臣等關防時三帥退兵之後將以修好先遣張喜等上船約以十五日相見于舟中馬利遜通曉漢語有傳其爲漢奸之仕于夷者語來使曰我夷人不諳中國儀注必欵使制府之來也者請以本國平行禮

相見蓋夷人拜跪之儀惟施之于天主其見國主則免冠屈一膝若平行來往惟舉手加額而已屆期三帥率侍衛司道等前詣英舟與濮鼎查等四人相見皆用夷禮申訂盟約十七日各大吏復親詣下關具牛酒犒師濮馬等忽辭不見大吏回城亟遣張喜登舟問故馬利遜曰前定之欵無可通融苟中悔者將執綵鞵以周旋何以見爲蓋多魚之漏師也大府奉到

批示懼撫事中沮秘不以聞仍奏乞天恩俯如前請又稱鈐用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八

議各條一概不行等語上知三帥之危言要挾而度其不能戰也趣即依議完案三帥果于覆奏之後堅訂前盟一一如其所請十九日三帥率同城文武前赴儀鳳門外之靜海寺時濮鼎查乘坐綠呢大轎護從兵丁二百名整隊來寺相見會話將前議各欵先後書諾二十一日英將濮鼎查馬利遜等由阜西門進城至上江考棚答拜是日大吏傳集四營兵擺隊鼓吹升炮迎之入城馬利遜來往傳說議俟本年六百萬交

欵後原議二千一百萬本年先付六百奉到  
殊批鈐加  
爲餘一千五百萬分作三年付給

國寶卽全數駛出吳淞口外是役也三帥拱手受盟一詞莫贊而居閒作說客者張喜及商翹顏某預通消息黃恩形鹿澤長因其介紹數至舟中以締三重臣之好兼爲億萬生靈請命舒恭受來省差後亦効奔走之役浙撫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也將軍德珠布者遇變無遠畧獨佩強不附撫議遂與牛督有隙者伊再三緩頰始撤駐防城上之炮然將軍足不上夷船聞撫事成輒決眦呼老牛而詈其首禍也白門事定黃恩形升任粵撫鹿澤長舒恭受本以失守論劾續經耆相及浙撫先後保奏得從未減而張喜顏某者亦奏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九

賞給五品頂戴皆以預撫事有功云

按吳淞之役關係江上全局牛督掣掣而走不知其開門揖盜之禍馴至于兵臨城下俛首蒞盟遂爲東南戎首陳軍門竭三年熱血盡瘁匪躬固已操勝而後戰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與恒怙觀望之元帥共事以殺其身豈非天哉軍門旣沒吳人撰表忠紀實以記其事其前段語悉與牛制使原奏相符後段則制使掣掣而走自諱之也今所敘述自表忠紀實外參以毛侍郎式郇所撰忠愍祭文及浙人所記忠愍遺事不入謝武尹歸罪牛督衆口一詞然則軍門之死其非戰之罪明矣關

軍門之死也琦相實殺之裕帥之死也余步雷實殺之陳軍門之死也牛督實殺之觀於三忠殉難之本末則千載而下必有援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讞者其亦可爲長嘆也已

京口之役

上飭查明副都統遇害情形蓋其時常鎮道周頊棄城而走聞副都統之死懼干

嚴譴乃託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嗣奉

旨交者相查明城陷之日該副都統力竭自經實非被人

戕害更尋獲其尸並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拾得都統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

印信及所着袍襟並其妻玉環確據取具合營及紳士切結八奏周以稟託不實與城陷未經殉難各員一體議罪京口士民以其憤諫殃民又欲陷忠良于死後罹百姓於非辜乃編爲十字謠揭之通衢周慙憤而去人言之可畏如此

白門之撫英人挾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脅之予閱其奏詞言形勢萬分危急呼吸卽成事端既鋪張鍾山梁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卽遣人前挖高家堰道聽之語不知傳自何人而任意指稱以效腐鼠之嚇牛督之罪上通于天矣者伊初到預存一不敢戰之心而先入之

言方寸已亂開門之揖借一無謀雖欲不撫烏可得哉  
夫浙撫之薦伊相此爲請撫之張本伊相退乍浦之兵  
是時者相方在杭州將軍任內業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致有畫蛇添足

之後圖是浙省餽以甘言而蘇人受其實禍甚矣牛之

慙不如劉之黠也當夷船泊下關時伊相張喜俱已到

省牛第閉城而守必有從旁而解紛者既不能誓師討

賊視其力之所能爲則當袖手充耳姑聽命于發蹤指

示之人毋令天下後世以我爲首難不亦可乎怖牀非

勇越俎非知受辱於夷人而屈身于斯儉其亦可已而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一

不已夫聞撫事既定夷人但請者伊列銜而牛督不預

焉嗚呼此毛遂與楚王定從呼十九人于堂下曰公等

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牛督本因者伊以成事正宜

置身局外何至一朝聞變不勝其酸醜而亟亟焉欲攘

臂於其間欲以紓禍不恤人言牛督其慙矣哉

附記白門邦上遺事

壬寅欵議既定濮鼎查馬利遜入江甯省城大府宴于

城北上江考棚馬利遜者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

人參軍長史之類其人給辯多智謀濮以武臣統屬兵

將而折衝樽俎馬利遜實左右之方飲酒正酣馬利遜

告三帥言我兵來時本不敢遽入內江輕造重地緣先  
期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洋安徽至蕪湖爲止共先

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

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若和議不成長江天塹固將

一決勝負也此當日文武員弁所共聞者並聞者相舉

以告人謂馬利遜如何識得長江天塹之語是則井底

之見也白門人傳撫議定自馬利遜一人之手而馬利

遜之見于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

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鼎查行皆書其官名非

前後一人也

馬禮遜傳者是爲嘉慶二十一年來中國之副使其名

曰羅伯得幼入書院習耶穌教弱冠游粵中習中土語

言文字歸爲英之繙譯官二十一年隨正使至京師以

不習拜跪禮辭歸著華英字典又購中國書萬卷儲于

英之倫敦書院庫中道光十四年卒此西士之彬彬爾

雅者又據庚子辛丑間澳門月報言馬利遜白云只畧

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義卽爲甚遠近日英人刊行

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畧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

詳疑卽道光年間來中國者其言略識中國之字自是  
謙詞歐羅巴風會日開又兼中國不得志之儒生藉通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二

馬禮遜江東供稱是年來中國西人有撰  
之馬利遜其名對位疑卽此人

番以糊口其識得長江天塹之語固无足怪也惟牛督當日亟亟規措撫事不謀江上之守夷舟由數萬里入中土每到口門輒先遣漢奸駕小舟入內河測量水勢或即僱當地漁船爲之嚮導中國不備不虞是以敵人覬其虛實易而侮之觀馬利遜云云正王廉訪所謂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八無人之境者是年安徽巡撫程枨采聞寇至鎮江督兵堵蕪湖鑄鐵鎖橫于東西二梁報銷十萬兩議撫之後棄置江干遂爲廢鐵昔人謂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今夷人探水七次無過而問焉者鐵鎖鐵椎何益于事哉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三

方夷人之至下關也江甯黃方伯恩彤令城內行保甲之法凡居民舖戶對門五十家立一柵給以牌冊晝啟夕閉以防城內奸民乘亂切掠白門人初甚德之然其出示安民則稱夷人爲乞撫而來非求戰也白張喜通撫事消息後方伯親詣下關與濮馬等訂盟來往日益密有傳其一日在城外夷船上夜飲一宿未歸初英人以舟師至又分股由陸路擾及句容鄉鎮嗣聞城中議撫戢兵以待其時漢奸方充斥于城內外而夷人自以其言語衣服與中國異附郭之十里內不敢輕身出游居民亦微聞撫事成弗備也迨夷人自上江名柵宴歸

意侈體泰游覽湖上及聚寶門外之報恩寺觀者如堵數日後有夷人在南門外目其婦女之皙白者執手調謔居民憤憤糾土人控而毆之受傷者歸舟訴于其酋酋怒趣衆將執戈赴門方伯聞之亟登舟往謝而酋必欲得主者按問方伯乃謀于兩首尹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毆者詣夷船謝罪事始寢旋出示曉諭軍民謂外夷重女輕男執手是其本俗爾居民慎勿驚疑致滋事端等語江甯人傳爲口實當二十年餘姚人獲夷婦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國中大臣進謁女主皆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喚之此卽方伯重女執手之所本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四

云時又有鹿澤長舒恭受者係浙省失守之員劉中丞力爲開脫又推轂于者相帶至江甯遂同與撫事之局蓋二員自論劾後隨營効力因委赴海疆偵探軍務遂數數與夷酋馬郭等往來故白門之議雖方伯在外主待而鹿舒二人陰左右之浙撫前奏該二員爲夷人所推服後又奏稱該道等隨同措置折衝于口舌之間亦復著有微勞等語一時清議所及以爲汗讎刻章欺賂天聽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哉

當三帥詣夷船相見其時侍從之文武員弁多係四營中人歸述其事言三帥登舟濮馬等皆回避有夷官引

至舟中高樓上拜謁英國主像畢然後與英使用平行禮相見大吏唯唯如命而諱述其事又以爲樓上所供卽天主像者不能具悉也又傳聞欵議既成夷船尙未起碇值是年八月初十日爲

宣宗萬壽之辰夷人築壇于下關之靜海寺外屆期夷酋皆北向呼

嵩叩祝則以爲君臣之禮固當伸其易地之敬矣惟彼國人自言非入廟見天主不跪而所繪朝儀圖傳寫流布予親見之乃知其屈一膝者卽其見君父師長崇敬之禮佛經言須菩提徧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今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五

中印度爲古佛國此卽西人屈一膝之所自來今旗人請安亦屈一膝漢人效之凡屬吏見長官皆以此示崇敬是則中外之禮大略相同而其舉手加額亦與漢人之拱手推手相似也

揚人納賂之事江壽民因之以爲利但都轉貪之以爲功而微幸於十年之前厲梗於十年之後觀咸豐三年粵匪之禍豈造物之有意弄人耶何其人其事之不約而同也但以詞科清望出視巖務曾在兩淮署中取聊齋志異親加評點以爲此感應因緣足以勸善懲惡者是則干戈擾攘之秋侈談果報抑亦坐不闕堂之長者

戎服講經之元帥歟江壽民以保護維揚有德色出入于官商廡寓中公私秘密皆得預聞三年賊陷鎮江有奸細入揚城偵探江識其人遂欲效前事以賂止之適但都轉助防在揚與現任都轉劉良駒同書守禦之策二十二年之事但以身在局中謂江壽民胆略過人淮南商亦信任之于是兩都轉意見相合悉聽紳商區處而相率爲掩耳盜鈴之舉迨江至京口賊目欣然受賂告以此行志在北上沿淮溯河勢不能越邗溝而飛渡也乃約以過境不入令官員暫避城外事過之日猶得以守城退敵論功于是自巖使以下皆出城江壽民自謂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六

得計以其身質于賊營中賊抵鈔關託以入城覬覦帶領數百人分在城內各廟宇秋豪無犯江壽民徧告居民安堵无恐時

上方飭漕運總督楊殿邦督兵駐守揚城禁營在外江壽民見城中之賊日益充斥方欲詰其敗約而賊聞續到之官兵反責江壽民預通消息欲以空城計陷入重圍遂鞭壽民貫其耳驅之登城以退官兵江自以賣城之罪百喙難辭因乘間自盡賊乃下重閉之令樹幟負嶠振臂一呼群盜益起維揚之民方抱虎熟睡而不之覺蓋聚而殲者過半矣夫重賂以求免此所謂救亡之不

暇其辱已甚而乘危微利之市傭輒思僥幸于再試乃以一郡人委之釜中几上而身亦隨之是則僂江壽民之尸而寸磔焉曾不足以比死者之一酒而合城自都轉以下方信其墓拱尸居之噫語冀以支撐傾厦解救垂堂信乎一之已甚矣但以二十二年之役商人德之故其罷黜後仍來往淮上道粵匪東下奏請隨營効力卒以此蹈前車之覆轍而身當其禍致令他日過邗上談往事者輒以但江二人爲始終成敗之關鍵有識者惜其身任專圻而失身于市井也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七

中西紀事卷之九

白門原約

道光二十二年

江上蹇叟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予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億中者因撮其大畧于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甯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于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正宜與之說明作爲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省會乃該夷竟以香港爲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隴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一

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雜稅皆輸之於英夷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不可得予竊慮南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州省會奉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並無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夷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遽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臆陳八弊今因索甯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卻不爭甯波予謂既得甯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匯何待於

案江蘇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是江浙名為一口實亦二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且

入室操戈矣。此壬寅私讓之原。移而後來。應驗遂不出。意

每歲可得十餘萬。嘉坡無異。又開一窟。其地租。雖稅通商

色在武。鴻翔一書。中云。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

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海。遠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欲買武

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果。福。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某。國。皆

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

塘。汎。各。兵。同。砲。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成。茶。山。之。意

其。垂。武。武。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于。江。南

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止。准。設。一。馬。頭。而。福

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觀。之。此。所。不。解。况。甲。原。演。海。各

索。天。津。馬。頭。于。遼。東。索。錦。州。馬。頭。則。將。唯。命。是。聽。乎。况

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餉。各。種。英。夷。之。例。亦。于。海

內。有。百。十。里。之。遠。蘇。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新。江

遠。野。十。里。若。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上。云。核。于。各。省

各。城。道。請。分。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上。云。核。于。各。省

丁。此。以。論。十。說。之。合。一。約。內。僅。載。通。商。之。馬。頭。而。不。及。其。不。准。通。商。者。是。蹈。粵

東。之。故。轍。也。靖。逆。以。六。百。萬。圖。了。粵。東。之。局。而。不。及。江。浙

今。又。了。江。浙。閩。粵。之。局。而。不。及。山。東。天。津。在。當。日。誠。慮。其

畫。蛇。添。足。有。意。外。波。瀾。然。當。二。十。年。義。律。天。津。遞。書。回。過

山。東。求。見。撫。軍。安。知。非。藉。以。察。看。登。州。一。帶。地。形。以。為。異

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由。福。建。廈。門

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靖。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

逆。聲。東。擊。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宜。與。該

夷。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

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清。款。後。該。夷。以。一。火。輪。船。徑

起。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唇。舌。邪。况。遼。東

環。海。為。衛。居。庸。關。外。實

陪。京。神。靈。宮。寢。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

行。為。回。空。自。北。南。行。為。正。載。是。則。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

區。烏。可。不。慎。與。商。無。之。次。年。彌。利。堅。人。果。赴。天。津。呈。請。通

商。事。部。中。駁。回。三。十。年。英。夷。入。天。津。亦。即

此。意。近。日。天。津。議。惟。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

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危。度。之。不。幸。而。中。若

一。約。內。二。千。一。百。萬。之。欸。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

皆。為。重。給。何。者。粵。東。之。六。百。萬。名。為。追。交。商。欠。實。烟。價。也

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曾。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核。其。成。本

減。半。給。之。推。算。箱。數。銀。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靖。逆。當

日。據。實。陳。奏。何。至。百。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使。漢。馬

等。任。意。浮。開。亦。可。接。揚。商。三。十。萬。之。例。照。數。割。抵。况。靖。逆

以。追。商。欠。為。名。商。欠。之。數。于。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

是。則。六。百。萬。之。增。欸。仍。是。義。律。任。切。所。索。之。價。以。不。足。又

增。商。欠。三。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

一。約。內。僅。載。通。商。之。馬。頭。而。不。及。其。不。准。通。商。者。是。蹈。粵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二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三

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夷詰問中國兵興三載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夷繳出以問孰其口傳聞當日議及

此欸張喜拂衣而起是在僕隸庸流尙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日議款應派長舒恭受隱忍

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賂之欸迴非逋欠可比按年分給倘有短絀何足計較

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東粵

六百萬夷人等用外洋法白門爭息該夷狂吠之聲足令強者決眦

懦者掩耳已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挽其行棧

名目處于白門遂于八年寇天津時索商餉二百萬至軍費

京師又增四百萬並法內亦效尤索之如數作備之禍蓋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四

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一字若以爲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內禁之弛姑勿具論而該夷牟利於中國者實卽以此爲

大宗今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過大官課日形其絀抵欠曾无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

爲各行之首業此豈特漏卮之患而已哉壬寅通商之後鴉片之禁之開

一約內准其通商各夷除俄羅斯外皆得援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郎西亦後至於是白門之約專于英人

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夷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夷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

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驕蹇粵東奉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

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无居間諜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白門之役浙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夷船十隻之信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五

而法人藉講欸來上海又至江甯是皆規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略欸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

鏢或合謀而定從爲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夷一國而已哉欽漢既成各夷皆在粵東擬例以請而俄羅斯亦附英

一撫議既准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間所定頭絲綢緞等貨皆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夷不能無傾忌也前年夷人擾浙曾望顏倡閉關之議以爲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

命即使將來誠心悔罪奏懇通商仍不許其逾額多運又

另片奏澳夷互市亦請定以限制等因查舊檔乾隆中葉因厄魯叛賊舍楞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遂絕其恰克圖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市大黃於粵每國限以五百觔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石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等現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准逾額多運即為箝制之方等語予謂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洲之大中國其一隅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紅謂其為末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六

業也今以末業耗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夷馴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加以各省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印杖踴鬻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其予取予求不敢究詰然則一千一百萬之欸特其

大倉中一粟之利而議撫者貿貿也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入口出口皆有貨單除烟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自中取通商則其餘則銀錢米穀皆石稱兩自鎰等物向例不准通

商者今悉地禁輸入第五條約內其自白于夷通商以一律出口夾帶偷漏之弊與烟土同今悉弛之並徹羊之亦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夷人挈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夷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挈夷婦一名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挈眷一層叙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福州則有省會上海甯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晰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挈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夷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予見江蘇探報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七

言定海有土人持其愛女以獻于伯麥一時夷船來浙多挈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挈之至當塗為予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夷酋可以紓禍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酋亦報之如禮又見城鄉眷屬與夷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衽而言侏僂毋亦地氣之循環感應于人事者與光緒之季擢在城內烏石山上起翠屏屋皆見前卷卒離粵中之禍而關中已于

一約內該夷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

堂皇通事導貢使入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夷自嘉慶二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問者非之今約內改用平行禮毋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夷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夷何者為總管何者為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本會為憑今一概抹殺將來往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謂倒縣之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者也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九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國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攻之謂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

論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于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而傳者日多恒以夜集堂中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來白晝公行何所顧忌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

此約志遂有據二十五法郎西在粵請職華民拜天主教兩廣總督據以奏聞部議允行是前第二卷中皆自白門保約破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奸一條尤不可解漢奸受僱于外洋或充其間諜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夷即欲袒庇亦須假託彼國之人求官釋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鈴尚為名正言順今約內明指漢奸

勒官放回是此輩恃夷犯法叛逆彰彰漏網而出昔日有罪尚須遠投外洋一自夷人寄居內地則窺身尤為自便矣予謂該夷業經就撫應責令將夷船上所帶之漢奸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疆界今不責漢奸于夷人而夷人乃索漢奸于中國是胥天下而為漢奸也英人曾在新嘉坡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束修薪水皆數倍于中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九

國又聞粵中罷兵後該夷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為漢奸者又不止刑餘商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奸之魁而和議之戎首哉

附錄浙撫劉 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鄙人不能不鯁鯁過慮者查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夷船十隻倘該逆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

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吏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逆在粵曾經就撫迫給予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某某今年委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爲可疑能杜其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該逆仍向商船阻勒勢必不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

能聽其病商攘謀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夷人抗不交出囚犯又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戰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炮臺之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勦夷倘該逆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爲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插否則介夫夷漢之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將陸續投洋匪徒

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衆驚惶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于官而興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在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懸巨數里夷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昇夷轉瞬之間即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夷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一

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貨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无赦而衅隙之門即在于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于議給之欸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欸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甯郡爲全省菁華又被逆夷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歉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饑民滋事節經勸捐賑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蹶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欸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勦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

浙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  
蔽仰容亮察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  
忽爾眩眩一醫遽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治仍用硝黃  
而銖兩輕減配方雜亂屢試屢劇于是庸醫群以為硝  
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朮不復眩眩而自是遂成痼  
疾不可為矣就今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  
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无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  
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于无人和之  
敗敗于失策逆夷之反覆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二

已僂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為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受  
僱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為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  
萬人夷雖戰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于夷藉  
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况夷  
既以兵勢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來文武  
官吏皆將尹邢避而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  
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百里深  
八漸進又遶遊蘇杭嘉湖寧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  
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  
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只

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懦怯洋盜出沒

伺劫只須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便已胆落五也挾兵

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為英人脅服此後貨船

皆附入英夷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然此時所痛心切

齒者只在用兵如兵可用區區之稅固不足云耳黃巖

一縣无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闕無其人月白燈

紅乃開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七也兩年來干戈擾

攘專為禁烟即為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

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以恃以納稅課通貨物

者銀也今法窮于夷銀盡于夷雖欲戢兵其將能乎然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三

大局既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  
為平允耳

壬寅之冬予見通商議款抄傳在外因答友人書以謂其  
事以為今日之英吉利非金之比今日之

天下非宋南渡之比諸大臣忽于欺

天聽而不能瞞江浙耳聞目擊之鄉愚漢馬等足以恐嚇

諸大臣而不值野老農夫之一噓蓋憤激之語也續見

劉中丞致三帥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二

語是以包掃通商後一切弊端惜其言行之不符也何

者白門之撫者伊三相之來浙中丞使之當

日保薦伊相明明爲請撫作張本若謂二相之撫敗于失策則何以同時在浙不身入局中而謀之乎故謂其救目前之急又欲惜身後之名非刻論也試閱其後兩所謂攻補兩難和戰俱敗比於醫之用方藥以爲硝黃參朮之不善用皆能殺人然則者伊請撫比之於醫固東垣景岳之流弊也今有主人在外問其家人之病也示之曰亟召某醫來及醫以誤治而輕者劇重者死主人能毋悔其擇醫之不慎乎劉固知硝黃之不效故急而求之于二相及其用參朮也則向之瞑眩者易而爲沈痼于是束手而歸咎於大局遂倡爲攻補兩難和戰俱敗之說以自諉是何異庸醫之殺人而以爲是有命焉不可強也無怪用硝黃參朮者之雜試其技而草菅人命之不惜矣嗚呼此局外論成敗之淺見而豈謀國者之用心哉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四

中西紀事卷之十

臺灣之獄

江上蹇叟

道光二十一年間英夷舟過閩洋屢犯福建之臺灣皆敗焉初英人修粵東燒烟之怨數以舟師分寇閩浙間時任福建總兵官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先後調集官兵鄉團防其內竄值定海廈門相繼告陷遂窺臺灣二十一年秋八月有夷舟駛進雞籠口對二沙灣之炮臺開炮攻擊鎮道督師抵禦亦開炮相持適副將邱鎮功手發一炮正中夷舟折其桅索夷舟倉皇退出口門衝礁立碎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我師乘機亟進生擒黑夷百餘名竝刀仗衣甲及夷圖夷書等件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一

旨嘉獎九月夷舟復犯雞籠毀我兵房率眾登岸我師自炮臺伏兵邀擊轟斃多名久之始退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夷舟三犯大安港見我軍防守嚴密不得進越日有三桅大船拖帶杉板游奕于大安港外遙見我軍旗幟振舵比駛於是鎮道等謀以計誘入口內擒之密飭所募漁船之粵人與夷船上廣東漢奸操土音請任縛導誘之自土地公港進口爲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邀擊遂俘其眾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粵東

漢奸五人由五百里捷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夷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被舟斬誠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太子大保銜姚瑩著加二品頂戴欽此先是雞籠之捷俘夷訊供竝所獲夷圖夷譯奏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据奏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夷人漢奸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二

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据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維時擒獲監禁之紅白夷中有紅夷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奸黃舟鄭阿二等皆粗曉文字顛林素工繪事黃舟兼通譯語使通事往來傳說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其顛林所繪之圖復令律比從旁參校爰撰爲英吉利圖說驛呈御覽是役也正值定海陷後逆夷擾及浙東之時奉旨訊取夷供又所獲多鎮海甯波營中之物奉

硃批逆船必係由浙而來飭卽從嚴根究果据夷人漢奸

供稱漢鼎查在定海逆夷目顛林漢奸黃舟等以重資來臺窺探欲行句結尋卽被獲等語尋奉六百里

廷寄臺灣爲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勦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於一切堵勦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并會銜具奏竝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据實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三

奏聞毋再遲延等因欽此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於廈一聞粵東咨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舊制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雞籠之捷飛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遠以聞比奉

硃諭嗣後有攻勦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卽由六百里奏報於是大安之捷遵

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夷務之奏報驛遞八都疾

置相望岡督既憾功不自己出又以夷人性好報復亟致書沮之而鎮道業已得

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夷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鎮道目功之獄起矣

方英人之內犯也其大幫船隻皆在鼓浪嶼口意欲兼踞臺廈二港以通粵浙之路于是鎮道於籌辦堵勦議中奏稱現在夷囚監禁在郡一百六十餘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未奉

批回倘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一時風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四

四

四

四

聞至廈鼓浪夷酋不勝其憤虛聲恫喝又脅令廈門郊商寄信入臺謂將稱兵大舉劫取俘囚以逞報復閩督聞之懼亟令泉州知府飛函轉達屬將所獲之夷人漢奸悉數解至內地欲以市德於夷而紓其禍鎮道相與謀曰大府之意殆欲藉以退鼓浪嶼之兵適足為該夷所給耳今察看該夷其勢甚銳而其志益驕方視廈門如囊中物又安肯以此百餘不甚愛惜之繫囚而自棄其必爭之地哉地不可反而先示之以弱不如殺之遂以五月提取訊供除顛林等九人及黃張二漢奸奉

旨禁銅外餘悉斬之于是鼓浪夷酋聞而切齒因徧張檄

示傳播廈門誓將甘心於鎮道閩督愈懼是年秋白門議欵准在福州廈門通商爰飛檄臺中鎮道釋其餘俘時夷

會又慮事有反覆更遣夷官身自渡臺請之鎮道以事關就撫之後又見夷情恭順許即遣員護送至厦凡夷目顛

林律比等九名散夷二十五名自臺起解行至澎湖守風兼旬到厦稍遲詎言四起因之鼓浪夷酋橫加誣謗以為

臺中兩次俘獲均係遭風難夷而鎮道乘危徼功心所不服又以臺廈二港相距甚近非謀逐鎮道不足以逞其欲

乃詭詞翹于江浙閩粵四省之大吏脅令上問欲以此抵鎮道罪一時諸大吏休于夷威又慮兵端再啟各据夷人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五

五

遞詞奏請

欽派重臣獻其獄遂奉

旨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並奉

廷寄倘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凜之慎之欽此制府既奉

明諭不欲誤撫夷之局正欲從權完案而臺中士民無肯為夷人作證者制府方欲据風問定讞適有在臺候委之

開員素與鎮道有隙又欲藉以干憲媚夷自願呈遞清摺認明干證獄詞遂具一時公論寃之方制府之渡臺也正

欲傳

旨逮問而郡中兵民見其駟從前導相與喧鬪不已次日復人持香一炷赴愬行營經鎮道拊循遣散續据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制府懼激變身坐堂皇受其詞直商遣之然已胸有成竹遂以踰年正月宣傳

上意迫令鎮道具供以兩次夷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擱沈實無兵勇接仗之事据以奏聞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為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即辦理過當尚屬激于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為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阿姚瑩不敢堅執前情呈遞親供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六

求為奏明治罪等因奉

旨逮鎮道入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奏聞奉旨上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俾據各屬文武士民稟報並未親自訪查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于該處南北兩路匪徒叠次滋擾均能迅速戡事不煩內地兵丁尚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毋庸議欽此按此次該夷遞詞申理意在逐鎮道以快其私非徒為正法之夷人報仇也在未奉查辦之先見夷人徧張偽示鎮道照錄上聞並致書閩督謂夷情詭詐多端難以理喻又未可遽以鎮

道之故致礙全局復啟兵端惟有仰乞据情代請先將鎮道撤回候

旨一面善與之言不失

天朝之體而彼一旦去其所忌似亦无所藉口惜閩督不能先事預籌及衅之既作又欲以私憾搆成其罪幸

聖明用意深厚洞悉前情惟始終不欲誤撫夷之局故僅示薄誥完案迨

今上御極頒示賡黃特為二臣滿雪其論遂定厥後二臣先後起用卒荷

兩朝寬大之恩云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七

臺灣之獄外則者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恃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當日實鎮道於劾典輒以恐誤撫夷之局一語奉為金針豈知

成廟深識時事之艱不欲諉過於臣下而

今上在青宮之日已微窺其不得已之苦衷故於三十年驅逐洋艘之後始將前後議撫諸臣明正其罪又於林

文忠外更平反閩中鎮道一案

預示賡黃布告天下謂穆彰阿傾排異已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已必欲陷之於是此案之是非得

失遂爲千秋定讞矣自庚子辛丑以來四省調防悉索不給惟閩之臺灣蘇之崇明孤懸海外而官紳一氣均能自爲堵禦不煩內地一兵一矢崇明風氣剛勁紳民同心僂力有備無患具見裕帥二十一年章奏中若臺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確據徒以斬戮夷囚遂生事後波瀾在該夷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昔撫粵東不附和議一旦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茶然自喪其生平而不顧祖夷抑民因而歸其罪於官在鎮道過則歸已固臣子之本分乃至並當日保奏議敘之官紳一概撤銷亦已過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八

附錄姚兵備 上閩督論斬夷囚書 見東陞後集

差回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書繫念臺疆示以持守之大猷不在爭鋒于海上乃金石之論惟逆夷犯順于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其末嫺軍旅勉力從戎字蒙聖訓指示機宜未致貽誤乃荷

天恩迭被迴異尋常曷勝皇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垂鑒昨又奉

旨復訊夷供已連日督同府臚再加研訊具得其情謹會同達鎮軍據實覆奏並繪圖說進呈竊意夷雖強本亦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紅白夷也其人少每

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于紅白夷工資口糧所費甚巨今閉市久夷之錢糧无所出其所喪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爲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售折耗貲本不可勝計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云復以大兵前來水陸並進務令閩人在番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給我復釋官饒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刺地方屢爲東印度旁國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援若我更堅持三月夷將內潰惟諸將經迭挫衄之後怵于夷威未知能計及此否臺灣前獲夷犯已遵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九

旨分別雷禁正法泉州沈守兩次來函深以夷人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懼彼是明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 此書在壬寅五月正上海失守之時逆夷垂涎臺港已久卽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貲索償于我前所斬溺之夷无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白示弱殺之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拏奸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卽

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愚昧之見伏祈訓示

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前河書

某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會請懇大帥相繼糾彈更有摺拾浮言爲夷之助者致干

震怒逮問入都既負

聖明特賁之恩又幸上臺知薦之德皇懷雖言卽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尤深在泉州承明諭原奏未嘗不是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領一得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

愚尙有未白于左右者今當遠違率敢布其區區幸垂察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衆善而以爲冒功者也鷄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之比竟兩次擒夷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馮倅賊旂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奸發伏爲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鷄籠之破夷舟雖似衝礁大安之破夷舟雖云開淺然臺中擐甲之士不

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舟前後五犯臺洋草鳥賊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巖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况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旂幟軍衣刀仗浙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册實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醜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无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手稱慶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一

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

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詞哉鎮道原奏皆据稟報彙敘未言鎮道自爲卽文武原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渡臺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拊循慰諭乃散翌日猶人持一炷香赴欽使行營泣懇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僉具呈爲鎮道申理者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雖憲批不准然皆已受

其詞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舟到口三日後乃開炮我兵亦開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誤擱淺兵民因而乘之當日陳詞初非臆逆詎逆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擒斬其人徧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于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臣創巨痛深以爲甫得休息竊懼再啟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欽使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詞某與鎮軍熟計夷人彊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府愬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三

又煩  
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要求

聖厯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懇出夷人若以爲評夷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厲士旣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僞示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在口守風聞欽使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抄呈怡憲舟次緒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大君子有知己之感區區微忱不敢懷匿而去幸維亮察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三

五日弊端

自壬寅通商後五日之間華夷錯居弊端叠起今據邸報  
及外洋新聞紙之符合者件繫如左其粵東入城一節為  
中西爭競一大關鍵遂為後來入寇天津京師之張本別  
詳下案中

壬寅五日之通商也

成廟以耆相為原議之人特授兩廣總督並

頒給欵差大臣關防管轄五日通商事宜此後華夷交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一

之件外洋不得其平則赴懇入粵而耆相亦屈意籌縻無  
不俯徇所請厲階之梗實始于此閩中自增給福州一口  
地居省會閩人聞其在粵東請入會城為粵民所格亦欲  
援例阻之道光二十四年夷舟至閩時劉韻珂任閩浙總  
督有英之領事官李某者照會有相商事件請入制署面  
議等語制府不得已許之迨經面晤請立通商碼頭欲于  
會城內外自南臺起至烏石山起造洋樓南臺在城外河  
下烏石山則城內之名勝也制府難之旋有閩中紳士請  
有年等聯名稟阻且援粵東上年之案制府据以照覆領  
事怒乃申訴兩廣督臣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八城之議

係大府藉端推諉之詞今閩人又將效尤請即照會閩督  
加意彈壓等因旋准耆相照復稱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  
官任五處城邑並非專指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  
能遽治以違抗條約之罪至十一條內言明兩國屬員往  
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來非指住處未可牽引比附等  
因維時正值交還欠欵之期照白門原約付過甲辰年銀  
共二百五十萬應將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退還中  
國于是英公使之在粵耆相會耆耆相言該國領事在閩應  
照原約准在福州城內建造洋樓今既不許恐交還鼓浪  
嶼之約亦將背盟等語復經閩粵兩省督臣與之往返辯  
論堅執不移始据該夷照會請以二日退還鼓浪嶼但退  
還之後仍請在彼建造房屋復准耆耆相照覆言約內但有  
五日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以建造房屋鼓浪嶼不得  
建造房屋等因然該夷已執之如左契矣李領事初欲在  
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賃屋居住居民阻之其後卒援福  
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之積翠寺閩人  
力不能阻以為虎頭生角形家所忌歸咎于當事之不善  
處分殃及一郡生民而劉督亦尋以劾去矣  
甯波之通商也越二年有夷人在甯波市中以細故口角  
擅殺鄞縣平民二人稟請地方官相驗填格飭令交出首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二

從因犯查白門原約領事官任紮各口遇有華夷交涉事  
件應由地方官會同該國領事官查辦而領事夜郎自大  
有事輒詣監司署中面議不識府縣也于是甯波府縣上  
其獄請由甯紹台道照會該口領事查緝首從凶犯會同  
訊明正法旋准領事託以凶犯逃逸應俟通緝解到辦理  
等因嗣經事主查明凶犯二人實潛匿洋館中特領事爲  
護符於是居民洶洶謀糾衆入館劫出凶犯地方官懼激  
變一面飭止一面飛咨到粵請示辦理粵之領事謀于粵  
督請飭解赴粵中由總領事訊明正法經者相咨回至浙  
浙之大吏亦相與掩耳盜鈴其事遂解自此交涉華夷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三

件非惟地方官不能繩之以法卽大府亦依違遷就圖順  
夷情不復能平其曲直也  
滬中通商遂爲五口之首外洋貿易之暇輒駕三板船到  
處游奕而英人爲尤橫道光二十七年夏有夷民麥都思  
等舟泊青浦縣地方與居民口角起釁遂有青浦看守減  
歇之糧艘集舵工水手人等助之相與培擊夷衆受傷壞  
其船隻于是滬之領事聞之自詣上海道請按問主者  
窮治首從觀察素惡英夷之橫又以市閩地方不應越訴  
乃謾語以門毆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觀察適持長  
枋指疊扇在手乃以扇拍觀察之首而擊之觀察拂衣而

入語上海大尹曰番漢雜處平民鬥毆此犬兔之逐耳執  
民以媚夷吾不爲也夷人求直不得乃遣其副領事羅伯  
孫等六人乘舟至江甯訴于制府時李文恭公星沅方奉  
命授兩江總督蒞任未久適操閱綠營兵忽飛報有火輪  
夷船二泊下關制府大驚亟傳令停操飭文武員弁馳詣  
下關偵之乃知其自滬中來也夷酋要以入城面見制府  
訴其事制府遣人止之不可乃傳詢文武員弁中二十二  
年之在江甯者則以撫定後三帥相見于上江考棚用  
平行儀注對遂以越日遣員弁導夷酋入城禮畢因訴稱  
青浦被毆及上海道不爲申理等情並船隻貨物之被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四

切者計若干萬制府權詞撫之令其回滬聽候奏請查辦  
夷舟乃以次日起碇去制府方奏委江甯藩司赴滬查辦  
適者相自粵東內召因過江蘇遂奉

旨讞其獄于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賂款作賠款完案是  
役也上海道怒其時閱欲以此稍挫其鋒而者相煦煦然  
唯恐傷其意卒賓觀察于劾典子時在江甯聞文恭初欲  
援舊檣禁止夷人入城旋恐有誤撫局從權許之然以此  
怙怙不悛者累日及當夷酋入城之際百門人以王宮銀  
恩寺之怨八相與喧譁夷兵呵而逐之居民驚馳石  
擲及其酋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歸以告制府制府默然

險以微疾乞養歸自此夷人在滬並監司亦弁髦視之不數年而有通賊通夷之案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泉楊秀清等陷江甯三月有上海夷人乘火輪船泊下關久之乃起碇去越五月而上海劉麗川之難作先是粵匪以上年八月攻楚南時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閱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其時有倡守江之議者謂夷人自就撫通商以來甯波上海等處均有舟師停泊以防海盜若遣員赴彼與該國領事人等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勦暗以重賂足備不虞值制使以閱兵中止遂寢其事是年賊破江甯湖南提督向榮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五

命爲欽差大臣以長江水師不備爰檄蘇松太道吳健彰續議商行而上海之領事水師人等答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吳知其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之維時突傳聞有夷船抵下關洪楊兩逆意其爲大兵之借助也挾腐風而嚇之其人曰爾無我虞今日之來以求通市耳乃徐出其所帶洋鎗火藥以示賊軍兩逆則又大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聯教通欵而領事頗以此收漁人田父之獲一時白下人心惶惑見洋艘猝至助官助逆傳聞異詞而該夷來往賊營踪跡詭秘其有無受賄勾結情事莫能得其詳也是年秋八月賊陷江蘇之上海其首劉麗川者粵東寄居

在滬之密民也其起事也與金陵之粵逆不相聞而欲自東路句之入寇以窺蘇杭時有上海之領事曰溫那治者

原文三字 皆加口旁

劉逆聞其會通欵于金陵求寄書爲之先容領事許之乃託貿易爲名遣火輪船二攜帶洋鎗火藥駛赴江甯行至鎮江而事敗時大營有巡船在鎮江江面見有外洋火輪船二隻游奕江上形跡可疑乃率水勇徑造其舟擊獲洋鬼二名並洋鎗火藥等件詰之稱係上海領事所遣旋又于艙內搜獲偽信一函偽摺一件函即上海領事溫那治寄與賊目內稱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並爲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決不幫助官兵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六

衆兄弟爲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即祈早爲脫售等語又稱帶有劉麗川奏摺一通偽摺內稱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衆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復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並獻寶刃一口以表忠忱等語時兩江總督怡良駐節毘陵訊供不諱當咨會兩廣督臣請窮治其獄而該國遠在數萬里外領事之通賊非其國主所得知兩制使恐誤撫局又以內患方殷不遑究詰遂寢其事時吳健彰方在蘇松太道任內昔年與劉逆同在洋行有舊識劉逆至滬欲藉此出入道署爲招權納賄地吳聞其在滬所爲

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引嫌避之劉逆不無觖望適聞道庫所收關餉甚饒起意窺伺乃糾集滬中寄居之粵民及福建之青巾會江右南頓一帶之編錢會數日間得黨羽不滿二千人闖入縣城首戕上海知縣袁祖惠遂擁入道署正以兵刃脅吳道突有洋館頭目格叱之遂挈吳道去逆黨乃劫庫中關餉徧張僞示尋踞其城其僞示則蓋用洋行公司鈐記一似有夷人主之者續有同鄉茶商歸自上海十詢其本末則言城陷之日河下商販凡與外洋貿易者率有公司通事主持其間送往迎來畧无阻滯遺失其後官兵與賊在城外交仗皆不越洋館一步所劫關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七

銀兩不數日間悉鎔化爲番蚨不可識別此皆目擊之語然則是役也溫那治之預逆謀雖無確據而力能救關道于呼吸之間玩凶徒于股掌之上洋行公司之鈐記何以得之逆手關稅銀爐之火烙何以悉化番蚨種種疑竇其爲該領事暗遞消息不問可知迨寄書敗露則真賊鐵證雖百喙不能辯也又聞劉逆踞城年餘商賈遷徙而夷人以此獲龍鬪之利是其借爲奇貨之居欲收漁人之得實狡詐之尤者也

上海之陷也大令死焉而吳道以避入洋館捏稟公出規脫處分查該道出身之由係粵東人向在洋行充當公司

幫辦與夷人來往頗密後積貲援例得候補道分發浙江旋改調江蘇補上海道上海自奏准通商以來夷人寄居日衆其勢日橫二十七年青浦之役大府恐誤撫局咎該道不善辦理自此前後蒞事者率以和番稱勝住吳道向年在粵熟識公司領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劉逆謀劫關餉領事實預知之而以吳道之故不得不兩全其好迨該道經督撫奏參革職仍准隨營效力贖罪旋據言官參劾以該革員通夷養賊又預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旨交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嚴訊審結奏開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八

上諭吳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夷養賊侵吞關稅各情惟以現任地方與本管之洋行商賈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致賊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著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欽此吳道鑽謀大營據稱前後墊用軍餉共十九萬三千有奇又添置拖船隻復經向大臣奏稱該員尙屬有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卽函詢江蘇撫臣旋准覆稱該革員被人參奏通夷養賊業經嚴審確查佐證卷宗並無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經粵中督臣升任浙江撫臣等先後飭查毫無影響惟其在任與洋行商賈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陷上海捏報公

出規避處分是其應得之咎可否仍將該革員暫留臣營効力贖罪如不得力卽遵

前旨仍請發往新疆不敢稍涉回護等因奉

旨許之查該道前在粵東交通夷商後任上海復循故智至劉逆既有舊識又悉其在滬所爲卽當破除情面訪拏遞解先事預防一旦變生意外又復臨難偷生逃避洋館核之言官所稱通夷養賊實非無因惟開稅銀兩運回原籍一節則茶商之歸自上海者不特語皆目擊而攜回易貨之洋均係一律新板鑿鑿可據惟蘇撫承辦是獄但稱咨會粵浙毫無影響而于關餉被劫之實據不欲訊取確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九

供男亦因事涉夷人而諱之歟

以上各條皆壬寅五口通商後事爲夷人得步進步之張本然語有微實非稗野之得自傳聞者凡中國奏咨之件以及與外洋照會照覆之書大都就原文聲敘有刪無改昭其信也聞中一案初但知其八城見制府反佔居烏石山之事後閱梁中丞章鉅叢談讀記等書得其大略但以此咎閩中當事而不知其皆受害者相讓也頻年奉差至滬日至洋關索閱新聞紙與夷之復舊司漸熟一日偶見其案頭有繙譯中國文字盈帙取觀之則粵東壬寅以後之檔案乃英人陷粵時所得之制

署者索抄不可乃逐日手錄數十紙閩事之本末最詳者相實陰主之青浦之獄正者相內召入蘇查辦公文咨會到粵而已故此條但言二十七年據兩江總督李咨稱英人麥都思等在青浦地方與水手爭毆受傷英官羅伯孫赴省呈控等語其與上海道齟齬不爲申理始行越控則據滬中商報若江甯入城之顛末則又予所目擊者也咸豐三年劉逆之役由江督咨會入粵子時方攝安仁篆急遞過境因得記其梗概又參以茶商所述情形其爲夷人左右之明矣夫華夷鬥毆一細故耳而懼夷人之怒遂寘監司於劾典以溫那治交通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

滬兩路之賊賊證鐵憑而葉相不能行文該國主治其叛盟通賊之罪中國可謂有人乎粵中檔案不慎收藏合外洋得之繙譯推求遂起天津殺督相之獄詳後且以彼國一稅務之微員猶知講求中西掌故以備通商照會之稽核外夷可謂無入乎上海之收復徒爲夷人肅清港口俾使通商而斯巢鳩居其勢已不可復返狴戎之思伏莽基之竊懼東南異日之憂不在長毛而在權營也 附記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劉逆以三月八日陷上海遂陷松江之川沙廳青浦南

匯及太倉之嘉定寶山等縣聲勢響應本地土匪先後  
投降負嵎日固官兵疊次圍攻不能得手時吉爾杭阿  
任江蘇巡撫督辦軍務謀設長圍斷其餉路而北門之  
洋涇濱爲洋行出入之路周圍十里築塙樹柵官兵不  
得立營壘而賊得于北門外洋行之南首據陳家木橋  
堅壁以通火藥糧餉之接濟此則賊通與人之通證  
茶商所云對仗不得過洋  
一步又官兵不得  
立營壘之左證也官兵束手申丞伐交之計定乃謀  
于各夷領事是時賊勢日熾雖素畏夷人不敢撻其鋒  
迨實逼處此于貿易殊多不便于是佛郎西提督辣呢  
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暫讓南首馬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路地方聽憑官兵築塙紮營而彌利堅有房屋七處坐  
落塙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彌利堅有難色申丞乃許估  
價買回遂行定議官兵移營扼陳家木橋口四年冬官  
兵先擊退陳家木橋之賊步步爲營距埋而攻之十二  
月二十日官兵水陸並進佛郎西亦起兵發大炮相助  
六門約期並發皆備雲梯而該逆自城上鎗炮火包密  
如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附郭之地有屋一間高與  
城齊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放炮下擊連斃紅衣賊  
日數名日有斬獲二十七日賊沖撲陳家木橋官營聲  
言搶奪洋涇濱洋行各夷人督兵防備候其撲近新築

塙垣與官兵并力擊之賊又抄襲陳家木橋營後亦被  
官兵擊退追至城濠擒獲僞將軍林阿朋斬之三十日  
官兵攻城失利陣亡三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五年正  
月朔中丞繞城查看見城中之賊僅開放鳥鎗對外轟  
擊並無大炮知其火藥將盡乃密傳號令期以夜發是  
夕賊見官兵失利又值元旦之期開筵宴飲醉者大半  
方二鼓有南門百姓偵得之以告遂爲官兵嚮導由東  
南二門梯而入賊衆潰亂一時覓兵械烏鎗措手莫及  
遂謀竄走首逆劉麗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  
門城缺縋城而逃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地方經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二

廣西官兵上前圍截生擒劉逆斬之時官兵攻其東南  
佛兵禦其北又分派將弁統帶拖督船截其由江入海  
之路遂操全勝之算以上皆據蘇撫原奏云云若夫温  
那治始助之而終棄之正所謂利盡而交疎者若賊勢  
不窮則推其波而助之瀾其爲患可勝道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二

江上蹇蹇

四國會從

大西洋之強國是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夷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干戈相尋

國朝乾嘉之際凡五十年爭戰未嘗息時法國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眾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講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強大法處其南密邇為鄰常懷逼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一

處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于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粵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

旨交與逆將軍查辦于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

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粵求見將軍請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無此來先須講款若欵議不允不可請詞交兵等語請逆疑之踰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

兵亟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關山關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構間于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逆

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讓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

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為異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

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有西洋大臣名開龍者汎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為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即墨利加之轉語又

其國中海船皆以星旗為識故來至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為英人開墾服役而稅其餉嗣因英人連年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二

兵輒增其稅彌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眾并力抗拒又求援于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為國惟自粵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費本最鉅而彌利堅即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夷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艙而屢為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迫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

敗于鳳皇岡於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略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

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為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其願不取私賣違禁貨物蒙

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霉爛貨木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妒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摺以人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皇岡之敗屬彌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俄兵索償烟債一千二百萬經彌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木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者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三

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境遼闊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疆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爲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

于舊會同館

列聖意在緩懷許之道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接俄人例遣人寄在京師

純廟不許遂有缺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

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由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構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于中國非能爲中國効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澳夷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土爾其之役與英夷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構衅之始末也壬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四

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附英彌船來粵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卽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粵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於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咸豐六年秋九月英夷稱兵犯粵其衅起於來粵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母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石華官探問在先亦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粵之划艇裝英國旗幟泊於粵河粵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

皆華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  
主以懇領事巴夏里巴至舟查勘武弁不爲禮巴乃照會  
粵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  
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粵之包公使以請  
許之英有水師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衅端相國遣送  
舟子于領事廠中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  
西水師與兵攻我黃浦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  
事廠中詰其起衅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  
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而議之蓋水師領  
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爲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己西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五

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  
十九日英人與師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  
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英務十月英之水師移兵攻我  
虎門橫檔等處炮臺越日又襲我大角頭炮臺及亞西娘  
二炮臺維時沿河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艇  
經其側卽開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炮相持遂無虛日十  
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炮臺兵勇不辨誤擊  
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彌人有陸十一  
月英師進攻近城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

六同時毀于火粵民火之也英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  
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英制在上院名爲  
大臣在下院名爲  
紳士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頓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  
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  
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于是簡其二等伯  
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  
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  
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唇大吏充耳遂有次  
年十二月之役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六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英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  
斯三國之夷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  
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壬寅撫事之定也英人以開通五  
港口市德于外洋各國又以積年贖武調兵調餉罷于奔  
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  
亦自海道繼至相與探聽通商事宜以待開館卸運久之  
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  
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  
止葉相得其書語多狂悖冥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法  
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縶之舟中于是廣州將軍穆克德  
訥廣東巡撫柏貴等聯銜馳奏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宜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等因欽此英法照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于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達

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八都侯其照覆以定行止于是四國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七

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金陵遂至蘇州時趙德轍任蘇撫見之詰其來意以是粵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據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俗誠也俗用以大年去人至天津之月先是羊城之役

上授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遣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

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席江督照會轉准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夷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

文另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准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會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千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

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天津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款洽牛酒饋問相望于道夏四月二國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八

講款之舟尚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炮臺語其後卷中既罷兵一國復以撫事請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款于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英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背英法適聞彌人講款遂贊成之續據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日月似即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據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四派蒙古宗族四派者即喀爾喀之四部也被俄人脅之降附

所收貢賦較中國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於黑龍江之北岸建造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逐漸收服不知伊于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爲援而適足貽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空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改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據情代奏准其進京呈遞國書並請換約直督據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竝非中國失信其時賴利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九

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

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据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于至誠所有

該國使臣賈來國書准其呈遞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鈴加印交恒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

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悃崇信義于意欽此傳聞彌人時間大沽之事欲居間排解而勢已決裂

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倨爲恭以希漁人之獲上念夷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之公不存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

上狩瀕陽命恭王甯守讓撫遼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旗俄羅斯四國官修書一封欽達

大清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兩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十

江總督何郵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俗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

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畧相同花旗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傷花旗不願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質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皇上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

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  
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

江貿易並無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

黑龍江我國自有欵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

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

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

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軍

情秘密之事邸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

申甫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報詳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于後以資

攷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彌人

屢次講欵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

五日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

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

二國之講欵公私各別月報言其蒙服蒙古四派宗族

即此五千里之地向為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

區歸于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親勇親王策凌首也

俄羅斯乘機要挾惟賄之求亦元足真但其合詞請撫

不特彌人信以為實即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  
京師其國中來往居住消息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  
已有從中窺衅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師之俄人來  
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腮疾俄人妄播訛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撫

之志益堅昔人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欵天監議者猶以為非計况俄羅斯向不

列王會之圖而令其置館京師雜居齊齒以致英人睥

睨其旁效尤而屢請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二

粵民義師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无里

卷見六

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民噫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為不共之仇踰年閩白門撫事定弗善也未幾者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授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為質粵之紳民獨執通商之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於乾隆之中葉定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一

制以澳門為貿易之區以黃埔為卸貨之地洋商交易事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逗留省城洋行擅自出入至五十八年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界該商寄任奉

敕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在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粵東檔案嗣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款內有省城設立棧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使而福建以福州為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

樓大府與之修來往 晉接之儀粵人聞之謂夷人向不准入城為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况五口通商粵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爰合詞懇于大府請申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之紳士者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為一甲八甲為一總八總為一社八社為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檝旗布為之一空自是眾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薰蕕雜處重之以柄盪浸浸乎與官為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濮鼎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二

查至粵請入城見制府粵民不可濮方逞志金陵懼以此偶挫其銳遂返巡去二十五年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入制署耆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濤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粵人偵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揭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速賓歸騶從前導有擔油者攔坐輿過避也隸觸而汗焉又拉其髮而當階答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為魚肉也一時烏合之眾乘衅而起太守因署其堂皇嘯聚數千人聞入宅門內劫取太守衣冠陳之堂下破其鑄搜其

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毀垣出奔告制撫制撫懼激變亟  
出示安撫之軍民乃散旋揭帖議搶劫城外十三洋行夷  
會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輒多方窘辱  
之夷人不堪反以爲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譴  
讓之大府不能辯而恒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  
謀于粵中之紳士則曰此眾怒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  
之民能爲

國家効勦力不願從撫也若制撫將軍一朝令于國中示  
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者相旋密謀  
于首揆得

旨內召于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之局夷人入城之議卒  
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彤被劾罷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  
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  
者相內召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先  
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城者相以粵民爲詞請徐  
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日又原議撫事之大  
臣固請定八城之約而後去于是相國設語英會期以二

年之後當踐前約該會復要以据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港

新聞紙內稱道光年間曾定有二年後入城之約初以爲相國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紀事則云夷人要相國英請二六年後入城又核之許祥光所致夷書則二十六年間者相將去粵東事也自相國去後

英人自恃其積年之狼亢見後至者以爲土室懦夫易而  
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有出  
于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答粵  
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舟每歲一至悉索餼賦公等能終  
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耽耽者皆在夷  
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  
十九年己酉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四

即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會出其所求通商各款並  
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答回至會城密與撫軍畫戰守  
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並至紳士請師期

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  
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制  
府復單舸前往諭以眾怒不可犯夷會謀質制府舟中以  
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會大懼乃以  
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  
言撫之遂開館互市如初事畢据情入告  
成廟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臂失之

覽奏欣慰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駙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勦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扶摘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贊戴之功無惻然有勳于中者乎著徐廣給葉名琛官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其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匾額之

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賊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廟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厲之然實粵民團練之師先入而奪之者也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通商之約于是粵之紳士言于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眾怒洶洶不敢堅執遂蒞盟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各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据以奏聞載入檔案自是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

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于事起衅後謀入粵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焉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占軍之新聞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悉其日久其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

謂王寅議欵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誤聽壅闕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于是西水師與兵攻沿河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啟衅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接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眾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于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毀英人在粵之洋行凡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破義勇沿河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截擊或傷其船主或繫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破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繫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所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蟻集于前開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繩索而走遂為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入粵並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省遂糾佛郎西瀾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搗衅端大府出示禁止以為官之陽勸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于大府大府秘不宣示疑其別有請託於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

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即昔年創夷人于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鎮之義師起

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于佛山鎮主其事者侍郎羅惇衍翰林院編修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踞城附郭之民多不附者而北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為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清野禁絕漢奸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城中兇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八

防兵械脅旂民而降之司道問佛山起義間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僱外洋供其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麥高香港等處李商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亦為英法署中處商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為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僱服役人等法與佛同西人月報皆作法遵前不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佛西人月報係上年十月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自漢奸向來違抗封館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窘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

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爲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僱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倘家有不遵者收其家屬無家屬者繫其親族。于是漢奸兇懼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挽回。然水師提督當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告。遂由巴領事出示曉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卽地方官亦應仰體。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九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衅。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安。正張貼間有鄉勇伏發。殺傷夷人數名。貼示者係新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達于香山。大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其事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疆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

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撫議。緣是時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團練之師。而英人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入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招勇且徧張賞格。謂有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又復開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憤憤因有偽造。

廷寄謂英法心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惇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接駐粵夷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

團練之兵方肯定議。欽使據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本日據桂良等呈奏英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爲詫異。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爲兩廣總督。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卽侍郎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並無與英佛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尙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

二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粵省相距較遠著卽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開防著黃宗漢派員營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黠必欲請

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爲之奪氣矣

按粵東義勇犢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鬪搶劫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一

案層見迭出州縣緝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踞山谷間弗能致也卽廉得其質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規脫處分不過改竊買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亡命不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顏色而其撓輕猛暴之氣未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鄉借粵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爲盜於是內訌外患之交乘而粵事日棘矣徐葉二臣皆以詞利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後抑亦東平長者坐不闕堂之輩而殊動懲賞乃得自

義勇團防之推戴一朝磨滅殺之錫專制嶺海間比於古之舊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攘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國練興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眾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於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宜不答踪跡詭秘不能無苞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體甚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二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易僭爲恭遂寢入城之議于未見原奏以爲宜倥弄丸而解兩家之難艱生掉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粵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之效意必有在粵之巨室掛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也同官江右詢之則當日主持其問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則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略云先是者相國因英酋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閩方伯葉公普撫軍已酉仲春英酋文翰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會得無狀不宜曲徇所請粵省雖五方雜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

之互爲保衛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申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衆又倡捐集貲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爲先發之制禁其互市羈其沙文而公以爲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之書布告夷酋導以大義其畧曰蓋聞事不深思終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爲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爲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強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國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相國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爲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三

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誘其過于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間華夷則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輿波于是閑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士匪之乘機搶劫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爲入城則榮不八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衆怨氣足而蹈危機是慕虛名

而賣實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爲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衆心賴官紳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僞非可徒託空言也卽如貴國所與交易之疋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卽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丁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貲儲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萬金豈盡爲防禦土匪而設苟非衆志成城何以一聞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四

惟一心衆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興兵構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興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于不得已今爲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寡不敵若遠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爲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爲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將誰諉黃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車也

原狀前段有黃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車也

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  
衆流所匯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  
者在貴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  
耶我等紳士亦知貴使計必不如是之左特恐不肖之  
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予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  
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  
我

大皇帝以中外爲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

諭旨亦以民心爲重蓋順民心卽以順天心也且貴國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五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

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使然亟宜培養元氣充

裕財源貴使爲國于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

正當圖遠大之計爲外洋各商興利于無窮更不宜以

此無益有損之舉而蕪蕪于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

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卽鄉曲愚

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入城萬萬矣是

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

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領全

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悟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  
居民情洵洵勢將激變于豈國旣爲不利于粵民亦不  
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明白布告貴  
使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開誠布公勸  
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  
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並欽遵

諭旨爲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享昇平之福凡此披

肝瀝膽言出至誠事有明徵情無欺飾貴使固可訪察

而知也若仍固執已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妄啟

衅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六

耳按此書義止詞嚴且於彼已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

洞中肯綮宜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笙制使以

此書附呈

御覽故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攷證云廉訪諱祥

光號賓衢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

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瘴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會

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構衅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

千計十三行洋樓亦毀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廉訪之前

卒而粵事之日蹙有以也今並記之

附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已故英人于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

云見前

英兵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白外洋署內辦理文案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札遞于本地官長署中又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均與英人無大仇怨此似易于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七

十六村糾眾會議以為是役也必夷人賄屬官長而官長利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于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眾以圖勦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為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共相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為九十五村之鑒

九十六村即三元里一帶地方

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

以上皆七年十二月初破省城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旗大旗黃埔之人于夜間將旗繩割斷以致顛仆因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旗之犯次

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繩交出斬旗者實已逃竄无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鹽運糧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戰船由加爾各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潛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其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現黃埔一帶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八

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

天竺京城然飲

食起居供應如常

以上八年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問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眾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道行至日中為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八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佛官食時見飯中實有毒藥又

天竺黑兵被人潛擒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  
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案英兵回省有醫生  
在後外英出兵皆忽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

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胆愈大有花

旂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稱贊廣省人民之

忠勇其畧言道光二十年間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逮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

被爾等攔阻時予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九

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

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

河山風景依然如昨而變故多踴較之昔日大不相同

卽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

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爲事

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

過數千離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

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難一呼立至此意固

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爲英佛所据商賈遷徙

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  
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量己之力不能取  
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子恐數年之後佛人亦  
必受其欺焉花旗人在粵通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  
城子實嘉之現在英人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

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

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附郭地方放流星射入

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示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二十

賞銀五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鍋箭

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无兵丁防守

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

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

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

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擊村人三名同往別處查

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炮臺忽放炮彈英兵傷

者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

中該勇于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炮甚

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武弁麾下

本處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  
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示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  
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  
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  
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爲報之  
太酷也以上五月事

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  
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  
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曾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  
勇收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有旗兵助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二十一

故爲所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害  
故廣勇如是云云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月

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  
恢復城池與股兆鋪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卽三三元里之  
一百三鄉也泥城爲北門咽喉當佛山鎮之要路皆在  
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匯處  
也至攻陷新安起於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僱勒限一  
月辭退夷人爲之大窘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  
文其囑俄羅侍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

月報內云六月間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  
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激厲廣勇之示  
論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爲廷臣之議撫者掣其  
肘歟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二十二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蹇叟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粵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即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別前往粵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並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駟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海口二百里一曰大沽港設有炮臺為天津門戶港之外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攔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欵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砲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講欵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炮相持不克前路砲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人時副都統富勒登太紮營北岸守後路之砲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砲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都革職擊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旨授託明阿為直隸提督尋

頒給欵差大臣關防著僧王格林沁馳駟督兵赴天津京

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

踞砲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以欵議請當宗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二 上五十一

烏二侍之至津也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

蓋英制凡統兵將帥率以五等爵充公使畀以全權官銜

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又見白門議欵五口通商皆以

相臣總其事于是欵使制使先後通欵概辭不見惟花俄

二國與為往來而已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上諭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馳駟赴天津

查辦事件欵此

維時惠親王綿愉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

保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

上召之入見即日

賞給侍郎銜飭即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  
俄二國使臣同至天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夷使至  
津與桂相花尙書相見定撫議也耆相以二十九日抵津  
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耆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  
之中阻也乃奏請召回耆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耆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相不即折回徑由通州  
入都旋寄信僧邸告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  
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耆英信函大驚乃攜至巡  
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並未辦有頭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三

緒輒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到營訊明後即在軍前正法等因  
奉

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

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

派員卽將耆英鎖梃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

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嗣據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議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尙書宣示

殊諭賜其自盡以至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

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  
匪之後勇于赴鬥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鹽梟海盜乘  
間搶擄迨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  
夷人開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咽吹者實廣東  
嘉應州人世効漢奸丁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爲行營  
參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  
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書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  
于欽使廨中以趣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  
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鬥毆見哩咽吹在場幫助遂糾衆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四

擒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

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釋放哩咽吹回角

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

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

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耆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

獨任其難

上誨誘者再當密諭其自展謀謀不必附合桂良藉涉拘

泥蓋欲以撫爲勦也迨耆相抵津仍故智又見英人不

禮輒欲藉詞卸肩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拊髀擇將意在僧王而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桂相罷兵議撫之奏至重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令洋艘起碇回上海一面派遣欽使馳駟至江蘇商

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

駟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

國聞撫事已成先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碇去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五

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

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月自天

津起碇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

彌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參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

長星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

督請戢兵以俟

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毗指髮其

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

安鄉勇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踞粵者聞其事

遂起兵攻新安陷焉侍郎羅惇衍見夷禍未艾乃以巡緝

土匪為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

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即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

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

三人辦事欠安於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帖

謂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炮傷斃

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

皆據原文載入 滬商月報中欽使懼撫事中阻復又照會稱粵中因江

西南巔等處均有賊踪道塗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

權詞以答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奏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六

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

遂于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啞味

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畧已具天津新議各款中此但載

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藥一欸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

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畧相同名曰通商稅則善後

條約額羅金至滬遂於十月 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

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費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

約桂相等據以奏聞奉

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

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

事駛駕火輪船由海入江湖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悉賃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是年冬月法來浙浙撫胡興仁鼓吹升炮迎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尚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偷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等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聞之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七

員持約前往趣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截港之鐵鎖用炮炸裂時僧邸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旂挑戰遂將港口鐵鎗拉倒十餘架逼近炮臺開炮轟擊我軍亦放炮相持沈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攔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轟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卽上年隨至天津之呷啣吠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大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

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維時夷人震懾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呈遞國書由天津總督具奏

上亦優答之予時僑寓浙東欣聞其事次其大略如右不數月有自甯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為該夷挫衄不甘虛聲恫懾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輦轂之變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八

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為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聞僧邸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謂是日前路炮臺失利該督乘轎向西奔走實屬恒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籍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目前路砲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並非不戰而潰之比况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見若使統禦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恒怯無能首先潰逃咎无可諉而其失機疎闕尤在于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日關

入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戶一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况既敗之後花俄講款欵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後不整未占之砲臺無備夷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耆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嚮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子詳釋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曰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築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九

意主撫也迨耆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實深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欵且戰之策故合其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殊論所謂自展謨謀作爲第二步辦法者具見廟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借寬其銜轡之施而豈意其亟欲卸肩別无機宜之陳奏閱具供摺仍屬羈縻之常談于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愆而賞之法

天下後世亦孰不置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予聞上年粵省陷後英人踞制署搜檢歷年夷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于檔案內見其在粵章奏大半支吾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頓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天津是其賈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據稱英人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縱在津于事无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實爲通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奔回遂單街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

實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而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附錄西人月報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於直隸總督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學士烏爾根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據云各國之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問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

二國往來

花旗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穌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甯據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文即有中國武弁多員至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暨旂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疊以為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炮十二尊防堵極嚴間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一

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即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饋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舵工不習水性舟擱于沙即同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行其詳

前甯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于四月初九日

自津起程十五日回甯據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

天津大沽口內地地方攻打炮臺前幾日有英法小火輪

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內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

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內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

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內有砲臺九座設巨砲二

百九十門臺上及華營內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

近岸時皆當砲口前惜中國人開砲未能中的彈丸皆

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砲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

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二

上三四月

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藥之處猝不及覺被砲擊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旂自刎大眾遂潰天津後來新聞於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並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无阻偶遇淺水亦可催華舟牽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砲臺亦无准備大沽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今花旗繙譯官丁先生已回甯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日擊據云四月初八日之事子見中

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今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公亦奉命來津是日賈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旗領事捧回寓中即時繙譯花文見書中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旗領事回拜耆公于風神廟初三日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者八十八名中國炮臺

上所放之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簾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為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懼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略甚壯其堅守炮臺之人三次為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後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砲臺時單身從砲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遣以饒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  
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忽聞

皇大怒耆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查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任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祇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窺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公來津英法繙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英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賈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四

已奉准行但稅則一款聞

皇上定要遣欽差同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派定桂良等四人于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即額禮金之轉語出京先須由海

道前赴東洋日本國送船以昔年與日本定約曾許其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送也埃公使送船事竣仍回上海

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巨欲邀其至

天津一見于是寄居京師之俄人于四月間來至津邸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庚申換約之役

江上蹇叟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岬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一

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炮於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為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欵王亦令官兵勿挑戰專為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動聞入大沽口內旋分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其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戰不利至營陷焉于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沽之南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

北砲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為犄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砲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砲死時僧邸堅守南砲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等奏請罷兵議撫並請

召回僧邸以戰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于距通州五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二

上乃

初上命侍郎文俊前與海關監督恒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

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

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据

以奏聞

上大怒嚴旨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內犯于是京師戒嚴

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輒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陷京師五城分派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

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即日

移幸大內不報迨聞洋氛內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乘輿法駕明示百官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入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三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爲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懼訛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怒者徒行奔命於是六部九卿臺諫侍從之列聯銜奏遞封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夷兵將薄通州即日由

中台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綿勳共調帶八旗禁兵萬人前赴通州助剿未行聞

上將還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爲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

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硃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噴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皇惑互相播揚朕爲天下人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輿所蒞不合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卽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尋又奉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四

上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薄張家灣遂逼通州時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欵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皆在焉英會額羅金旣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並須邀法國使臣同來會商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廟穆蔭恒祺傳賓主之命于樽俎問法使唯唯無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擴鞅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教外無跪禮王其許我

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賓主之禮不可無以肅觀瞻請以軍容入穆蔭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告王王見其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艱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臥具來恒不得已爲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伴睡不聞穆蔭請王暫退雷恒祺伴焉黎明有馳告王者曰夷人有異志難將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闖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視額羅金則吏甲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邸設法擒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尙爲恭順仍理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

旨與貝子綿勳調集京兵以俟後命

文無從  
布道

前自保內傳故其本  
內言未奉諭自明

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据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攜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帶赴通州以西馳紮等因都統得

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即內七里之燕雲寺越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

人長驅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畝一帶分其軍爲三僧邸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剿亟麾臺鎗排擊不克有頃見夷人鎗炮橫空飛墮中勝保之左頰右脰而顛眾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僧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寇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恃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

移幸大內不許遂定比狩之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初八日寅旬間

乘輿啟蹕六宮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桂翰皆奉

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

翠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匝禁城內外隔絕凡半日不知

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

巡幸濼陽之有人心稍定尋奉

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越日又奉

願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定

初九日奉

行在旨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國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僉集中州會館議團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晝閉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賂司門先後出王大臣等懼激內變議暫開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卽扇之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有頃亦扇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爲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七

不可侍郎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

寄奉  
上諭据勝保奏稱用兵之道至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炮近无可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猴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袁甲三等子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卽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炮臺占踞天津

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

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饒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委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卽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投給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八

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俟換約後卽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何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曹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周祖培吏部尙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欽此是時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  
有若軍機章京會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澱僧邸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犒師且請和議英會答曰此國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恒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澱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潰焉二十四日夷人僭居

御園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命恒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无顧忌時海澱民房先後被焚火光燭天巴怒未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九

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澱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

聘貽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

至軍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並脅以三日之限周

得其書總告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

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

是周相倡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

如開門納之乃給照復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

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議館夷會于國子監中供饗筵宴

具焉日午英會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不赴宴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壯專備勇兵出入彗策馬登城設大炮于城樓上附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填塞街巷防兵潰散鳥駭獸奔于是外間訛傳禁城已破其知者曰此正所謂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會皆住國子監中亦有散處天主堂者于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灤陽甯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會照會趣之入城城中自豫王以下復屢請之初三日恭王移駐廣甯門外之天甯寺進退

猶豫適自

行在密寄殊論謂此時斷難入城辦撫令且擇地駐紮蓋

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為質也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英

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

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賠款多占馬頭

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任之事王不能難許具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即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構怨之師復

批回即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構怨之師復

起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並其散夷數十人悉繫送京師經刑部訊供監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淪盟興師王大臣等亟遣人謝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援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噶囉居問排解凡三返乃素死者撫卹之款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遣恒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卹款交清然後蒞盟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一

括京師內外庫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百餘人身藏器械入城周視日晡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外居民觀者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禎周祖培尚書趙光陳孚忠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等八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雜以夷樂其酋皆乘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

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噶囉隨帶通事散夷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王搢以奏聞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二等日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二

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邦昏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款稅則事宜大畧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

以防異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上回蹕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疏請于陝代之間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三

及之僧邸拔去三眼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殊論皆得自都中所寄子以九月杪至祁門督師幕府正值籌辦北援及南軍退守一切情形僅於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此事之大畧其後由湖北嚴方伯樹森寄來天津總糧臺一信又得都中寄督師信函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州請

乘輿還宮疏竝六部九卿等請

幸未蘭疏督師屬彙輯之為一帙乃得參攷前後次其涯略以上云云無一字得之稱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

海橫流凡在斷鞅攀檻之儔漣血叩心憂危入

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實書之不敢誣亦不敢諱也京兵禁旅其為綠營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旗蒙古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輦轂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餬其口瞻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已恬然自忘其為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眾非但

不可以

龍興例即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相去遠甚即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四

乘輿決計還宮會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

君父憂也戰之不克遂為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子取子求不汝瑕疵遂為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

口通商則裕制府詆琦相所謂事逆夷如頑父惟恐不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於此粵事決裂而後天津緩輔鼓其狂瀾煽其逆燄以致禁城

喋血

君父蒙塵君子親於夷事之究竟未嘗不嘆悲痛恨於夫已氏也雖然八年之役

上拊牌擇將而寄之僧邸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安知異日之不轉敗爲勝邪乃事勢未劇方堅守南路炮臺而奏請班師力贊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又安者七八年一旦因時事日艱內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狃於處堂之安於是一誤於者英再誤於端華肅順而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諫  
幸木蘭疏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五

奏爲迫切瀝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硃筆有督幸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

邸爲根本重地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爲巡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

旂綠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

無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瓦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擾吾疆土也明甚若使

乘與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

年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聞警出城地方立見潰散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六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臣聞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日反蹕當日且聞警而還

宮此時豈聞警而出幸乎况現在逆夷之勢不及當日

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越臣等謹

按北宋平駝岡之役白時忠李邦彥等請李彥迪以避

敵鋒李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却敵前明土木之變徐

垕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

立十八團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宗奔

河北而金亡元順帝奔和林而元亡此播遷而亡者也

前史具在遷與不遷其效可睹今日之事萬不至如前  
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阽危哉爲此策者必曰  
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掃盪廓清奉迎反蹕殊不知  
皇上一出都城无主伏莽生心蕭牆變起種種危亡翹足  
可待又安往有掃盪廓清之日况木蘭一隅又何足恃  
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迫則以有所馮藉  
之京城轉以爲未能抵禦豈中塗人心潰散而能資其  
得力此不待計而決者也昨奉

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閭井驚皇人无固志恐滋  
內變不可不防仰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七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群疑

並求

宸衷內斷不爲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

自忘狂憝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江上寒叟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  
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欸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夷換約  
不通照會其事遂寢然予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  
條刊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畧記之迨十年京師換約英法  
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  
通行閱其條欸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受成  
而已今其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欸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  
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  
欸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援俄羅斯之例  
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  
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在嗣因恰克圖既設  
卽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在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  
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

明不得越境攙雜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  
泊貢使回國特將

敕諭二道頒付粵東疆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  
連犯浙粵據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

一樣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而寄住京師白門  
議中未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此事請約內雖無京師

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屢請受塵若非有意通商即是覬覦  
國事况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亦不許在城內設立棧房及擅入省  
城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入城致有七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年十二月之事今查約內第一款內載前壬寅年七月二

十四日江甯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  
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約

等語蓋因入城一歎終慮粵人持其前約而爭之也寄住  
禁城則各省之入城誰敢侮之可以知其用意之深遠矣

查天津和約中之漢以無和不准而置其准製亦无明文今  
開其給約第二款內云前戊午年大清欽差將英法  
駐華大臣請在何處居住一節在通商所定之議該特  
申明作為罷論仍照原約第一節在通商所定之議該特  
則寄住京師當日在滬並未准行  
後來挾兵要請始照原約第二

一議沿海之區欲於舊約五日通商外增設牛庄登州登  
灣潮州現州等處又欲於長下一帶自湖北漢口鎮沿流

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擇不踰三口為

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按長江自吳淞獨經歷江蘇安

徽江西湖廣等省皆漕運來往之通衢外洋船隻自二三

百頓以下者均可在江行駛該夷沿途停泊登岸偶有舛

端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則運道為之梗塞又或與糧

船水手鬥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沈或重運遭其擄掠是

國家正供之入適足為齋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

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而飛渡哉越之強也伍子胥懼

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謂長江

之險與我共之自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于腹心矣  
十年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三  
便請暫在漢口九江兩處先  
行開商是其垂遲已久也  
一議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為率每價  
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種貨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  
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年一修改等語該洋商志  
在牟利折及錐刀亦无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  
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  
與該夷無涉而自五日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  
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載者經由各  
關口中國祇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費于是該夷有議  
免抽征之請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凡子口之稅以一次總

納為準因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開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

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者領票同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為一噸每噸納鈔銀四錢自一百五十噸至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不復再納凡此紛紛

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為華商作僥倖蓋夷人貨物之交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一自通商暢行出入自便此

後夷人入內地即藉華商為導虎之俎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為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

端在在不免何況夷勢日橫奸商莠民推其波而助之瀾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四

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第一家與後何處分別華夷當十年後商

一約內言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

欺虐英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

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鬥毆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密

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

查辦倘衅端自彼起即已入華必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

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

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四之一遇交涉事件反

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脅制州縣况各領事現

在海口有事無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

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

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

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即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

國則與牙尸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褻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

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即行交出不得徇庇隱匿

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移取起衅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囚犯者蓋英

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為得討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

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密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

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

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

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拏追繳一體辦理立法

并不善前于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

銀票定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取銀

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還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

事領事置之不理此見于西人口撰之月報中且云洋行

欠帳私逃不獨華人受其累即各洋皆以為不便等語蓋  
彌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詭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  
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  
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  
往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甯約中已有之然尙無華人弛禁  
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  
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  
並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  
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穌教暨天主教二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一二十文

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卷四  
而不悟耶穌之即天主也法郎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

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並及之

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矜其教法驅除

異已各小國有不從者脅之以兵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

屬丁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何

與西洋人天主教為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

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

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文字一條查英夷兩大人員表文皆由

中國繙譯進呈據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

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公同開驗  
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  
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  
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語屈難通仍由中國人通習  
夷語者另行譯出並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  
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稟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久居中  
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  
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詮釋是時

純廟敕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年之

七

七

救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為副使詳致英夷貢使皆

以武臣為正文臣副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

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

內咨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

用配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約

已法矣自十年事定後使館所定章程內稱臣等

之國文字由該國之人來京臣等所定章程內稱臣等

之國文字由該國之人來京臣等所定章程內稱臣等

之國文字由該國之人來京臣等所定章程內稱臣等

之國文字由該國之人來京臣等所定章程內稱臣等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爲東方之國名又爲四裔之總稱說文夷從大從弓大人持弓也此于六書爲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從人從大以魏爲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國疑卽指異齊國王事也孔子言仁者壽于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一滬中所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八

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向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卽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係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

易不准洋商擅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旦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欸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欸辦理于是該夷始有稅則第五條之議然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豪無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准運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九

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盜鈴之計而已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任總領事衙門呈稱內地商稅過重具詳洋藥卷中並華商英商申通一氣之證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頒行是時英法挾兵要請續增英欸九條法欸十條惟彌國之約仍係八年所定並無續欸然已預爲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中今更殺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賠據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粵省設措清欸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爲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爲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爲通商之埠均照各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

十一

日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爲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五批租在案今續約第六欸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爲割地誅其心一爲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爲中國酬罰之欸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其天津並大沽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欸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復及貿易等事不係大段大端羊豕而人者也很

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東方朔之諫獵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于穀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今以鞞鼓之下夷狄猛獸並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櫛之皮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臥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兔窟潛營鳩居不返此誠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所定以彼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迨八年新安之役粵人縣重賞購其首逃回本國遂謀充額羅金參贊怡王八通議撫則彼單騎赴宴偃臥邸中坦然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一

無備迨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之在天津被擒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解者也商虧之欸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索賠房屋貨物者也無論商民平等尺兔之逐鬻觸之爭不足爲異卽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炮臺亦足取盈矣若夫泐我宮壞我室是始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後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婪在彼瘕犬吠非其主曾不足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問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張之能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子取干求之不竭矣至于比塘之盟日並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

欵遠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課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不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燬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嚴正閩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爲子魏固帝也而武侯斥之爲賊至於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謂南爲島夷南謂北爲索虜未嘗以敵體相况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爲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

太祖龍興關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號然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二

尚不欲抗衡中國屢次議和皆出自

太宗之意並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以數萬里外不賓之荒服

一日馮陵中夏竟使燭火爭明十日並出此豈但陰之疑陽紫之奪朱而已哉予見王寅江甯之約英國尚低一格

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女王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一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

敘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略相同惟軍費賠款議定二百萬較英夷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附八天津新議後弟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郡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爲法商作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爲軍費等語又弟七條內稱該國水陸二軍俟收銀五十萬即退出天津仍屯駐大沽炮臺待中國將賠款全數交清始將該國占踞中間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弟八條內稱現駐天津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三

之兵俟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炮臺惟統兵官仍請暫駐天津過冬餘與英夷續約大畧相同予按法夷之索商

虧索兵費以八年較英夷減半計之即使議增亦不過四百萬耳今較英之尤在彼固多多益善在我乃默默無言

傳聞本年桂相赴津議撫會許英人一千二百萬後夷兵

八京城法使囑囉居間作說客來往調停遂較前議減去四百萬然在英夷則減之在彼則增之是藉以收漁人田

父之獲也各海口貿易英居其首花商次之若以法論則每年出口之船不過數隻皆鐘表呢羽軟細之物是英之稅多而法之稅少也英之暮四尚易自朝三法之一衷乃